

狂飆叢書

光與熱

長虹著

上海開明書店印行

1927

狂風叢書

光與熱

長虹著

上海開明書店印行

1927

光 與 熱

長 虹 著

版 權 所 有 不 許 翻 印

一 九 二 七 年 二 月 初 版 1—1,000

實 價 大 洋 一 元 (外 埠 酌 加 寄 費)

狂飆叢書第一種

光 與 熱

長 虹 著

1927

開明書店

光與熱目次

游離.....	1
生的躍動.....	49
最後的著作.....	72
閃光.....	83
精神的宣言.....	120
震動的一環.....	124
一個神祕的悲劇.....	133
現實的現實.....	147
草書紀年.....	154
分配.....	154
海濱的世界.....	154
形與影.....	155
模仿的創造.....	155
四季.....	155
恐怖時代.....	156
人哭着——.....	156

變遷	157
就像贗	158
他自己的旅途	158
愚蠢者的幸運	159
人類的由來	160
太陽與月光	161
小火的悲劇	161
雲的起源	162
施與與報酬	163
名字的歷史	163
那個最偉大的詩人	164
愚蠢的智慧	165
一次勝利	165
平凡的普遍	166
蒙昧	166
夜的佔領	167
從牠的葉到牠的根	168
一個藝術家	168
鳳凰的再生	169
古訓	170
被壓迫者的心理	171

傳經	171
民間的損失	172
紅的分類	172
調和	173
等待	173
解放之後	173
生與死	174
老戰士和他的老馬	175
歷史的勢力	176
愛的沈默	177
藝術與悲哀	177
詩人的夢	178
給——	180
凝望	218
刹那的心象	218
心的世界	220
被雨浸濕了的	223
一歌	225
海上	226
我凝望着	228
斷曲	230

黃昏	232
黃昏	232
狂飈	233
永久的愛	236
擲——	237
一個神祕	238
給 X	240
噫，我友！	242
黎明	244
反應	247
弦上	270
序言一	270
1 病中嚙語	271
2 救國聲中	273
3 給反抗者	275
4 我有歹意了	277
5 蕭友梅與音樂家	278
6 面子與愛國	279
7 新文學中的新發見	281
8 我的命令	282
9 識時務者	284

10筆頭亂跳	286
11兩敗俱傷	288
12造謠與更正	290
13閱晨報章士釗與通信社記者的說話之 後	290
14論‘論是非’	291
15蒼蠅及其他	295
花園之外	297
詩人	297
讚美和攻擊	298
花園之外	300
新文學的希望	302
中國與文學	304
假話	307
睡覺之前	310
憶W	315
關於事實的幾句說話	317
論三月十八	320
三月十八事件及其前後	321
時代的兩面	323

游 離

我的名字是X，這便是我的惟一的所有。歷史嗎，我不久要有二十八足歲了。

我望着我的前面，空空洞洞地，我望不見什麼。

雖然有時候，也有些幻象給我出現。但牠們是很變化的，我常認不出那一個真的是我的幻象。

在那裏，我可以看見我所想望的，也可以看見我所厭惡的。我想，那都同現在一樣，不變的是我的名字，別一方面，則我或者可以活到五十足歲。

當我孤身躺在野地裏的時候，我不妨做一個將軍夢。同樣，我可以孤身躺在戰場上。一切都像是夢。

美的雲彩在空中遊蕩着，排列出各樣的形式，我知道那是夏天，我想像雷雨，想像被風吹折的花，想像窗傍倦臥的美女，想像我在泥濘的山路中奔馳。但一到冬天，我的想像便都另換了一套，那是些，荒漠，嘶殺，白骨。然這一切，我都在愛慕。

我苦的倒是這些，我常覺到空空洞洞地。人生不便

是這樣嗎？幾時會有充實的時候？

今天我同一個朋友談起這話，我的朋友嘆了一口氣笑了。我想，人生永久是如此的，讓我們嘆一口氣笑了吧！

然而我不能常笑，也不能常嘆氣，因此，我便做了負重的牛。我需要的，倒像是喘氣。

我負的究竟是不是重？為什麼我又常覺着空空洞洞地？我負的難道便是空嗎？這樣想時，我又嘆了一口氣笑了。

然而我又時常在回望着過去，像有鐵索想把我絆住。

但我寧願把鐵索握在我的手中，我玩一套把戲給大家看。大家已經不大看見把戲了，因為大家都住在荒漠中。親愛的白骨！讓我們一同起來走索好嗎？

我做着一個奇異的夢，我熟睡了。

我住在無定居。如其今天有人問我在那裏住，我將說在 C 的家裏，但晚上我却睡在 B 的床上了。但這也並不是我所痛苦視之的。我以為一切人都同我差不多。

但我終竟不能忘情於安居，在夢中我常偷跑回家裏，睡在我的夫人的身傍。

誰是我的夫人呢？是小說上的仙女嗎？是我的理想的愛人嗎？不然，你們在你們的身傍大概都可找見她的類似，一個不認識字的纏足的鄉下婦人。

人常把他的夢贈給他所不喜歡的。那夢，那是人生的精華，那是藝術之所由生，哲學之所由成呵！

我的夢便這樣揮霍了！我不至於絕望者，因我白日還剩着另一樣的夢呢！

然我昨夜在夢中也居然看見我的白日。

我夢見我睡在大學校裏。外邊進來一個小孩。我不認識他，但我知道他是從河南來的。他問我道：Q住在這裏嗎？我答：你為什麼不到他公館裏找去？他聽着，跑了。我在後面追他，我問：你見小弟弟沒有？遠處我聽見答覆——你一年後纔能夠見他呢！

我又夢見一個老朋友，鉛鐵一般的皮膚貼在臉上，我驚得發顫，他常是那樣健壯呢！我想着他的女孩子呢！

.....

然這些，在我的夢中，可以說是例外。

我的弟弟住在家裏，來信說他很痛苦。我同情於他的話，所以我發誓不再回家，我已二十八歲了！

我的母親在家中病着，我有什麼法子呢？如其我在

這裏病着，誰有什麼法子呢？

我不願叫家裏知道我的行蹤，他們會罵我沒有天性。天性呵，我早與你分手了！但有之者，誰敢於驕傲我？老實說，我願意毀滅了一切的家庭，並且連家庭的情感！

但不回家，我終覺很痛苦的，我大概仍然被天性束縛着嗎？

在一間中產家庭的房子裏，躺着我的母親，一邊坐着我的弟弟，地下立着我的夫人。我哭了。我想看見他們！

我的母親，便是那個在我的兒童時代以怒臉向我的，在我的少年時代以笑臉向我的，在我的青年時代以苦臉向我的，一個臉色不定的婦人。今年五十歲了，已生了三分之二的白髮。我已生了三分之一的白髮。我將不死於髮之白！我贈給母親的，只有一個少年的孩子！

我將不再看見我的母親嗎？我反對一切的母親！唉，痛苦的母親呵！痛苦的孩子呵！我們遭遇的是什麼時代？

同樣的，我也有我的孩子，今年五歲了。我去年還看見過他。他像我那樣地聰明，我不可以讚揚我自己嗎？

我實在愛我的孩子，他常拉着我帶他到街上玩，只有他能夠拉得動我。他，我從那裏看見那兒童時代的我，我可以從他接吻我的過去。我愛他甚於別的一切孩子，

我愛他如我自己。

我如何能夠現在抱住我的親愛的孩子呢？這豈是二百里的路程所能隔絕了的嗎？

有母，有妻，有子，而我不得歸。我將棄絕家庭。

故鄉的風物，我時常想起，但我不能看見。牠們只給我的歷史做了背景。我不能離開溫池的洗麻泉去找我的七八歲時的遊戲。我想起十四歲的我時，我一定會先想起城裏小飯舖的油布袋。

他們可以節省一筆酒錢了吧，雖然他們失掉了一個人，雖然這個人是不爲他們所容的。

然我知道，便是在今天，我的母親，我的弟弟，我的夫人，我的孩子，一定都會有一個時間想到我，無論是望我或恨我。除了玉交頰，趙大夫之外，我還是他們的一個很有關係的人。

我回到這裏已兩個禮拜了。我本來便只打算住兩個禮拜。但火車不通了，我只得一氣住下去。我不如兵有身分，這是火車的意見。我後悔我沒有早去當兵。

我看不起那些兵小子們，不是因火車問題而有所私恨。我希望戰爭，但他們是膽小的，槍常負在肩上。槍壓着兵，所以看不見火。如其我是兵時呵！

太原不見火光，已經十四年了。論理是應該打幾下，調和一些空氣。老百姓們也太怕死了，不適於競爭生存，聞一聞煙火氣不好嗎？

況且，我既被關鎖了！被什麼，不是被戰爭嗎？戰爭在那裏？我走到街上，只看見一些死氣沈沈的路人和死氣沈沈。連個搶劫的都沒有，太平得多麼無聊！

我的上海，我的黃浦江，我的江灣，我如何能立刻走到你們跟前？

住着實在無趣，一天等於一天，一連住了十四天尋不出一些變換，只有天氣冷了吧？

我仍然穿着我的秋天的衣服。前天 Z 問我：你不害冷嗎，穿我的馬褂去如何？我說：不冷！真的，我是冷而不冷。我現在害冷，但我不高興說冷。我想我的夾衣還可以穿兩個禮拜下去。

我看見穿着綿衣的人，我憤恨他們奪人所有。我看見穿着夾衣的人，我憤恨他們奴氣十足。我看見我自己的夾衣，我笑了。

我一隻眼望着北方，一隻眼望着南方，我的身體躺在中間。連汽車都停賣客票了，我能飛到那裏去？這些猴兒們，只會大小怪驚地！

唉！天冷，火爐在那看呢？筆頭，筆頭……………

我一個人在街上走着，是晚上九點鐘了。這裏的人們都害的是早睡病。街上的電燈，只能夠照見自己。極細的雨點零落着，只有皮膚些微感覺到。風却緊張地吹到我的身上，使我時刻忘不了我所穿的夾衣，我戰慄了。這便是荒涼的寫照吧？我疑惑有人在後面追我，大概是黑暗。

我計算着今天晚上的宿處，何處有火，我將逐火而居。

天上的雲彩稀疏地堆積着，這是不會下雨的。雖然，如其一下雪，天氣便會冷了。如其下雨，明天一定會變成雪。

我計算着賃一間房子，過我的寂寞的文字生涯。總之，除寂寞外，還會發見什麼呢？

娘子關已經開火了吧？今天一個朋友從火車頭上得到消息，井陘的兵已開到北京去了。火車頭又如何靠得住？我還是相信我所相信的，三日內，太原會換成別樣的形式。

我恍惚看見幾個熟的面孔，伸出在軍裝上的，我同他們握着手，但不說話。

唉！我是——太遲了。失敗……失敗……

別一個軍人向我對面走來。更其熟識，但我想不到是誰。

你是——？我問了。

是我！是我自己的聲音。

我一個人在走着呢。

在兩禮拜前，我和小弟弟一同從北京起身。我們一到了太原，便不約而同地說，住三兩天，我們趕快走吧。

誰知小弟弟走了，我却一個人留在這裏，而且沒有信來。

在他走的那一天，保定開火，打傷南下的火車。次日保定又開火，小弟弟！莫不是你已做了火下人？

我的意料，他一到石莊，便要給我寫信。如今已是八天了，爲什麼還沒有一些消息？

我只往壞的一方面想，他被人誤認做偵探抓去了嗎？他觸在不知何處來的飛彈上了嗎？他死在他的憤怒中了嗎？

自然，如其他已坐在東安樓上，同H，P吃栗子時，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我想念着H，他給我新鮮，給我活潑，給我美，但我所給與他的是什麼？